

从很小的时候起,对中秋节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一个圆字——月饼是圆的,苹果是圆的,葡萄是圆的,酒瓶是圆的,月亮是圆的……家更要团圆。就连中秋节全家聚餐,餐具都要细心挑选,挑没有残的碗,选圆形的盘子,摆放在圆的饭桌上,图个圆圆满满的吉利。那时呵,圆,就像是过中秋节的企盼。

长大工作到了外地,每逢中秋节,只要能够回家,总要赶回老家过节,满足母亲团圆的愿望。看到我节前赶回家,母亲就会眉开眼笑,第一句话准是:“老大赶回来了,这回好了,咱家又过个团圆节。”可见这团圆二字,对于作为家庭轴心的母亲,该是多么重要呵。我甚至隐约地觉得,只有全家团圆了,这中秋节才属于母亲。否则,月饼再甜,水果再多,饭食再丰盛,美酒再醉人,月亮再圆润,都跟她没有关系,这时,反而让她更思念远方的我,后来思念又增添两个下乡的弟弟。就是为了让母亲心中这颗圆月的皎洁月亮,在中秋节这天更明亮,我总是一年又一年,匆匆忙忙地奔回家过中秋节。

唉,有一年政治上倒了霉,我

这是我从启智那双蒙着雾一样的眼睛里读出的信息。那双眼睛很像黑夜中的蟋蟀,警觉而又怕伤害。你和它对视时,它避开你的视线,却欲言又止,好像在说:我的忧伤你不懂。

这个假日,原本没打算回家乡,因为忙碌的工作牵系着。可到底还是回去了,实在,看望父母是一个理由,想呼吸一下乡野的空气才是心底最迫切的愿望。这个愿望来得有点超乎我的想象:母亲在屋檐后种了很多很多的花和树,热情的一串红,金黄、粉色的秋菊和月季,二三橘树果子挂满枝头,梨子刚过了采摘季节,葡萄还未到时候,香椿正旧叶换新芽……

我被眼前景致熏得诗意丛生,差一点就吟出几句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好诗来了,“滴铃铃……”突如其来的铃声惊扰了好梦。

六岁的小天天娴熟地跑去开门,口中念念有词:又是启智,启智来啦!这个叫启智的少年正单脚着地,坐在一辆粉红色自行车上。等天天开了门,他慢吞吞支好车子,锁好,然后悄无声息地闪进来:瘦

大地上的事情

陆梅

瘦高高的个头,眼神有些飘忽,你注视他时,他就眼睦向下,小心翼翼避开你的视线。等你一个不留神,他就溜了一溜烟和天天跑到哪个角落玩去了。

他是谁?怎么一个大男孩和六岁的天天玩在一块?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,告诉我:他是河对岸老顾家的外孙,念初一了,和你表哥的儿子陆琪同一个班,只是他是弱智,两年龄的人都不睬他,他就三天两头来找天天了……

这个叫启智的少年,原来是弱智——哦,对了,事实上他不叫启智,他真正的名字叫宏辉,一个在乡村脍拾皆是的名字。“启智”是我在回到熙攘喧嚣的城市后,忆起乡野的点滴,突然冒出的名字。(我的第一个短篇《启智的回忆》,即是以他为原型写成。我还清晰记得,这个叫“启智”的男孩在我脑海里跳将出来的那一刻,夕阳斜照,我背了包下班,挤上那辆公交车。我拉着手环,站在咣当咣当的车厢里,车子转弯的瞬间,金色晚霞扑过来,暖暖的披了一身。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人:智障男孩启智……)

是的,我愿称这个马上要升初二二年级的男孩为启智。这带点美好愿望的味道——虽然他弱智,可我希望(又何尝不是他父母的希望),通过启发他潜藏的智力,让他慢慢和其他孩子一样起来。

自然,这样的希望多半是失望,他的智力仍然停留在孩提时代——这么说吧,他连一加二等于三,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。我姐姐上幼儿园的儿子天天就跟我我说:“我让他做数学加法:一加二等于几,他说等于四。一加三才等于四呢,可他就说等于四……”小天天说完,便无意识地摇头叹息,那样子令我哑然失笑……

母亲因此念叨:启智能上初一,不知是怎么读的?他每天和同



再无资格回家过年过节了,家人过中秋少了我一人,母亲心中的这颗月亮,从此不再圆润和明亮。全家团聚分吃月饼,母亲特意拿出一牙,放在分餐的小碟里,跟弟弟妹妹们说:“这是给大哥的。”母亲以此解脱对我的思念。待我熬到可以回家过节了,听父亲讲起这件事情,我揣摩母亲当时的心思,这岂止是一牙月饼呵,简直就是母亲残缺的心。一个企盼万事圆满的人,一个渴望节日团圆的人,当这一切全部落空时,她将会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呵。

龄的孩子一样去学校,可学校的老师却“特批”他可以不在教室里,即便是上课的时候。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跟他说:“启智,你不想听课的话就到校园去转悠吧,只是记着,就在校园里,别跨出校门!”这样,启智就名正言顺地每天去上学却不用上课了。

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,我忍不住要想:当启智独自一人在校园闲荡的时候,他会干些什么?想些什么?他孤独吗?兴许他会蹲在那棵老榆树底下看蚂蚁打架;或者,转到那排太阳照不到的红屋顶的实验室前,听针叶杉沙沙落地的声响;等针叶杉落到厚厚一层的时候,彤红的太阳西斜了,他会不会跑过去激动地想拥抱一下?——要知道,启智的学校正是我当年就读的学校,我对校园的一草一木惊人地熟谙。

我说过,启智有辆粉红色的自行车,他每天上学骑着,到我母亲家几分钟的路也骑着。自行车是他真正唯一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同龄人自是不理不睬地疏远他,有时候还要欺负他。和他玩得很好的

母亲心中的月亮

柳萌

父亲曾经告诉我,我在异乡流放的那些年,母亲知道我中秋节回不了家,她总是在节前几天催促父亲,从邮局寄几块月饼给我。尽管在当地也有月饼卖,同样的香甜,同样的精致,但是在母亲的心目中,只有吃到家乡的月饼,她的儿子才是在她身边过节。千里迢迢寄的月饼,在我看来,分明是母亲的心啊。真难为母亲啦。

其实,我又何尝不想回家呢?我又何尝不想团圆呢?只是身不由己呀。无数个中秋的夜晚,在远离亲人的地方,摆上父母寄来的月饼,常常是不忍心切开,先看看这个中秋夜晚,月亮圆不圆亮不亮,如果夜晚月亮又圆又亮,这才把月饼切开吃。倘若这中秋的月亮,被阴云严严实实地遮住,看不到那圆月的“玉盘”,就把月饼视为月亮,观赏一两天才切开吃,就是想以此慰藉远在家乡的母亲。冥冥中我相信,此刻的

母亲会知道儿子的心意。

后来,渐渐习惯这中秋离别,再后来,父母相继地逝世,这中秋夜晚的月亮,是阴是晴是圆是缺,我似乎已经不再注意。就这这中秋月饼,好像也是可有可无,更没有当年过中秋节时那股勃勃的心劲儿。这时有人提到中秋节,我总是“噢”地应一声,表示知道要过节而已。如今,也到了父母在世时的年纪,每逢中秋节的夜晚,偶尔仰望高远太空,随便地瞅上一两眼月亮,至于月亮的境态如何,我已经全然没有兴趣了。

这时才真正地明白,天上的月亮,就是面高悬的明镜,照着人间万事万物。月亮本身都有阴晴圆缺,何况被月亮照着的人呢?想到这里,一切烦恼忧伤,荡然无存。心境如一片月光似的纯净。从此不再在意人间的冷暖厚薄,只想着生活过得像中秋的月亮,



恋秋(版画)

张化林 作

深处 (外一首)

王小忠

谁的歌声平息了这个浮躁的夜晚
孩子已入睡
相在檐边的鸽子低声呢喃
不断蔓延的夜的清凉
如水般围拥我小小满足的心灵

父亲坐在炕头
静静注视一点一点消失着的暗淡的日子

我被深处的忧虑惊醒
是一种幸福,一份感伤,一双眼眸
时刻波动着的命运
像秋雁,哀鸣时节里往复的迁徙

草原上

阴翳无法掩饰
青草依然在艰难中破土
爱梦一样漂洋
我依然在小镇上
为你歌唱

曙光一定会来
月色一定会明亮
可现在它们躲藏起来
偷偷看着我的孤独



一个孤独的人只会祝福
在草原上
请让我为你唱首歌
然后点燃烛光

母校礼赞

郑恩波

教育厅直属的七所重点高中之一,一九六〇年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,得到国务院的表彰;一九八〇年被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办好的四十所高中之一,二〇〇四年被确定为示范性高中。近年来,她又获得了辽宁省文明单位、辽宁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等二十多个光荣称号。

母校毕业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,只能从中挑选一些最拔尖的英才略加评介。“百人计划”是国家为加速发展高科技而采取的重大举措,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的是,母校的一位高才毕业生,成了这百位精英中的一个,作为特聘名生显赫的教授、专家,非但积极地活跃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海归研究员,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工作。航天事业的前景光辉灿烂,无比广阔,是母校毕业的一位老学长,作为航天工业部系统司的老领导,几十年如一日,不知辛劳地战斗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所;研制无人驾驶飞机,吸引了多少志向远大的科技工作者,母校毕业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学长,目前正如痴如醉地从事此项工作;母

某地搞文学评奖,一位诗人兼小说家的诗与小说都入了围,可是后来宣布获奖名单时,这位仁兄却什么也没沾着边儿。他认为不公平,评委看人下菜碟,几个有职务的头面人物都得了奖。据说有一位名噪一时的“散文大家”,入围的作品一般又一般,评委虽是举手表决,得票仍不到半数,落了榜。最后还是由一位官员出面讲情,有的评委“顾全大局”,改变了主意,他才获了奖。

“是评作品还是评官位、评级别?”他的肺都要爆炸了。某仁兄为此生气发火,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不公道是不和谐的根子,对此愤怒也是一种正义之举。但是这类事儿也有较不得真儿。天下之事,哪有都那么公平公道的?正如一出戏里的台词:“你说你公道,我说我公道,公道不公道,只有天知道。”其实有些事情只能做到大体上公道已经很不错了。别说文学作品的优劣没有一个严格准确的标准,许多事情都是见仁见智,很少有众人一致公认的尺度。提拔干部就是一例,为什么有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说法?除了少数因亲疏关系外,多是人们的脾气秉性、喜欢爱好不同,重用或选拔的对象就不同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人的智商基数大多相差无几,只要给他实践与锻炼的机会,都有成长成熟的可能。

从另一方面讲,不论凡人与名人,不论百姓与高官,爱惜自己的羽毛是应当的,有自尊自爱之心的人才可能自律,不去做那种极不光明磊落的事情,不论评奖或其他涉及到一己私利之事,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人格与廉耻。但是那些靠打招呼、靠人情、靠关系得奖,还谈得上人格与廉耻吗?也有的人把自尊自爱与虚荣矫情混搅到一块去,这也不正常,为人别大小心眼儿,尤其别把某些类太当回事儿。文学评奖也好,选劳模、先进工作者也好,当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也好,难道都那么公正?当上的都比没当上的强?没当上的都不如当上的好?没那么回事儿。别说咱国内,就是国际上那个令人垂涎三尺的诺贝尔奖吧,评的就真的那么公正?人人都服气吗?未见得。公正与不公正,都是相对的,其中某些猫腻是不言自明的。所以说,不论啥事儿,必须大度些,超然些,有时也可以适当地较较真儿,但千万别过头,一过了头,就可能变成“斤斤计较”,不但讨不回公道,反而会让人嫌。

居里夫人一生,先后两次获诺贝尔奖,获过十六枚奖章,十项奖金,一百七十个荣誉头衔,她才是真正的“誉满全球”。在这些一

论凡人与名人,不论百姓与高官,爱惜自己的羽毛是应当的,有自尊自爱之心的人才可能自律,不去做那种极不光明磊落的事情,不论评奖或其他涉及到一己私利之事,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人格与廉耻。但是那些靠打招呼、靠人情、靠关系得奖,还谈得上人格与廉耻吗?也有的人把自尊自爱与虚荣矫情混搅到一块去,这也不正常,为人别大小心眼儿,尤其别把某些类太当回事儿。文学评奖也好,选劳模、先进工作者也好,当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也好,难道都那么公正?当上的都比没当上的强?没当上的都不如当上的好?没那么回事儿。别说咱国内,就是国际上那个令人垂涎三尺的诺贝尔奖吧,评的就真的那么公正?人人都服气吗?未见得。公正与不公正,都是相对的,其中某些猫腻是不言自明的。所以说,不论啥事儿,必须大度些,超然些,有时也可以适当地较较真儿,但千万别过头,一过了头,就可能变成“斤斤计较”,不但讨不回公道,反而会让人嫌。

居里夫人一生,先后两次获诺贝尔奖,获过十六枚奖章,十项奖金,一百七十个荣誉头衔,她才是真正的“誉满全球”。在这些一

般人终生梦想的荣誉面前,她始终像常人一样平易,保持一颗平静的心灵。她甚至把奖章给孩子当玩具。她不是把这些荣誉完全不当回事儿,她是想让孩子明白奖章跟玩具没有太大的不同,不要把得奖看得有多了不起。

不要羡慕那些可有可无的荣誉。人的过奢的追求是一种很大的痛苦。人间诸事往往是求之不得,可遇而不可求,如硬着头皮去求,也可能求得到,也可能是自寻没趣儿。人又不可毫无追求,什么追求都没有的人也容易颓废,不进而退嘛!我们求其所当求,不求其所不必求。此话说说容易,做起来很难。首先何为“当求”,何为“不当求”,有

几人能时时事事都分辨得清?《宋史·郑穀列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取胜在于得势,成功在乎投机。”人们对这两句话有两种解释与认识。一种人认为:有势力者才可能得胜;会投机的人就会成功;另一种人认为:顺应趋势,把握形势,就可能稳操胜券;抓住机遇,善用机会,成功即在眼前。这两种认识,在不同的社会里,不同的环境中,可能都是真理。当今取胜和成功的人士,也可能分别凭借这两种认识去操作的,不论哪种认识,操作得佳,实践到位,动作巧妙者,都可能取胜或成功。

话题还得转回到评奖上来。近读乌克兰先生的文章:《评奖何时不用打招呼》,对当今文学艺术评奖过程的猫腻披露得很清楚,这更加深了我对“别太把得奖当回事儿”的认识,那种“人情奖”“关系奖”“职务奖”,得了羞耻大于荣誉,不得也没有任何损失。当然,您若是差那千八百元奖金花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乌克兰的文章中引了“中华颂”诗文、书画大奖赛评委石祥的几句话,还是很鼓舞人的:“……这次评奖非常公正,没有一个作者、领导跟评委打过招呼,是硬碰硬地靠作品说话的。”我们有些评奖,不敢公布评委名单及其产生方法,更不敢公布获奖作品的票数,大多用发表先后或作者姓氏笔划遮掩,一句话,像变戏法似的,蒙着盖着,唯恐透明了露了馅。

对这一类评奖你较真儿有什么意思?得了能怎么样?不得又能怎么样?我估计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、曹雪芹他们大概什么奖也没得过,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作品传世,也没有动摇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所以我劝一些熟人:别太把得奖当回事儿。

世象杂谈

文艺评论家、文学翻译家、戏剧家、书画家、影视表演艺术家。光中国作家协会,就有母校毕业的十名会员的名字印在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上。这又是一个创纪录的奇迹。这些终生痴迷文艺的母校学长,有的曾当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,出版八部长篇小说,多次荣获全国级的文学奖;有的文龄超过五十年,发表、出版各类作品已逾七百万字,至今仍不辍笔耕,正信心百倍地向着千万字作家的雁阵矫健飞翔;有的成了戏曲曲的权威人士,经常坐在全国戏曲会演的评委席上;有的成了一省的文化界之首,为准确、全面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贡献才智和力量;有的画家经常在国内外举办画展,精美的作品被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美术馆、画院收藏;有的演员成了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,大幅彩照上了报刊和挂历,其形象是那样的抢眼和漂亮……

为国为民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学长们,怎能不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和嘉奖!“国防成果奖”“献身于国防科技事业荣誉奖”“白求恩医学奖”“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”“全国五一奖章”“中国石油劳动模范”等多种多样的奖状和奖章,把母校校友陈列室装饰得格外的靓丽和辉煌。

熊岳高中,培育我的摇篮,我魂绕梦牵的母校!

朝夕拾